

丛书策划与组织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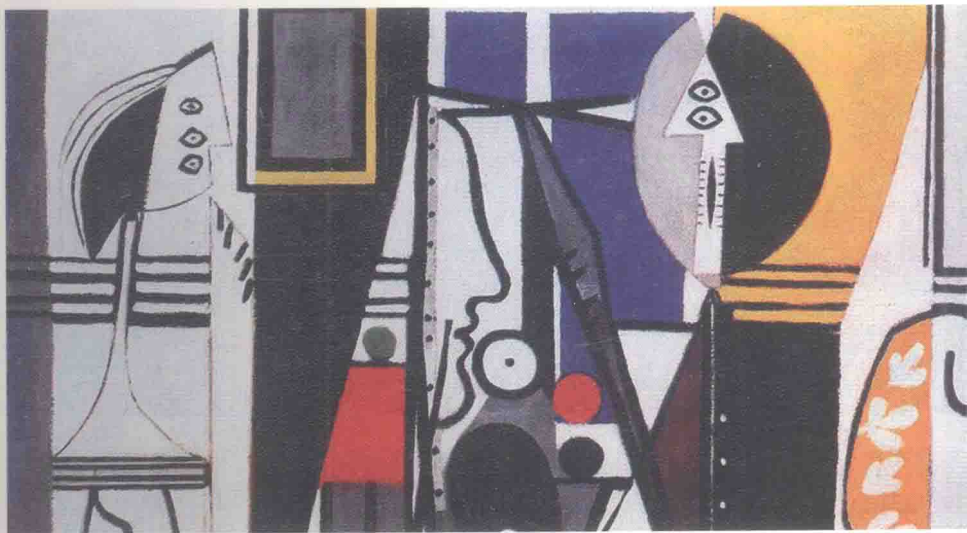
主编 汪民安

批评关键词

文学与文化理论

[美] 于连·沃尔夫莱 (Julian Wolfreys) 著 陈永国 译

CRITICAL KEYWORD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批评关键词 文学与文化理论



CRITICAL KEYWORD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美] 于连·沃尔夫莱 (Julian Wolfreys) 著 陈永国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7-357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批评关键词: 文学与文化理论 / (美) 沃尔夫莱 (Wolfreys, J.) 著; 陈永国译.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301-25435-6

I . ①批 … II . ①沃 … ②陈 … III . ①文学评论 ②文化研究
IV . ① I06 ② 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8187 号

Critical Keyword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 Julian Wolfreys 2004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under the title Critical Keyword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by Julian Wolfreys.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algrave Macmillan.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is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5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批评关键词: 文学与文化理论
著作责任者	[美] 于连·沃尔夫莱 著 陈永国 译
责任编辑	于海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5435-6/I · 285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电子信箱	pkupw@qq.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印 刷 者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24.25 印张 288 千字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For Jean-Michel Rabaté

献给让－米歇尔·拉巴特

序

本书探讨的术语、概念和主题共计四十有余，均程度不同地用于文学和文化理论。较特殊的是，这里所探讨的关键词都间接或直接地承认认识领域中的一些兴趣和研究，它们已经充斥于文学和文化研究之中。它们是：精神分析学、哲学、语言学、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同性恋研究和同性恋理论，以及人们所说的“身份政治”。毋庸讳言，这样的术语和比喻还有很多，本书不予穷究。本书的目的之一是通过讲解让读者了解特定术语的复杂性，在每一关键词项下，都有一系列来自不同批评家的引语。希望读者看到的绝不是简单、容易定义的术语，其实，这些术语在语义和概念上都是不确定的。词在不同语境中会改变意义，而语境本身既不是有限的也不是可穷尽的。

因此，本书的另一个目的并不是解决悖论、矛盾或含混性，而是要强调甚至肯定这些属性。实际上，本书的组织 and 目的就是要让读者明白语言不是稳定不变的；不能简单地说“理论的语言”——即使幼稚地假定“理论的语言”这种东西真的存在，有别于或可区别于普通语言的话——难于理解，因为语义不可确定；相反，人们最终会明白一件事，那就是“理论的语言”仅仅说明了所有语言的一个方面。大多数的即便不是全部的文学研究的讽刺意义就在于，当人们要集中关注特殊形式的语言运作时，所说的话都基于一种拒绝，拒绝阅读干扰全部意义生产的那种不可确定的状况。我认为，面对这种理解，最合适的回应就是对这种不稳定性不持怀疑的而持开放的态度，对所谈的“理论”语言中的那些流动和凝结予以肯定，因为这样一种“语言”（再次假定它作为一种可区别的语言或身份而存在）不

是由于作为一种特定术语才是可理解的，而恰恰是由于它是词语运作的最透明的例子。

每个关键词都配有最小限度的现行评论，与不同的引语交织起来。从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出，本书所提供的绝不是浓缩的定义，而常常指向这样一个事实，即所论的术语和概念拒绝定义，而且往往几乎没有真正的一致意见——除非通过某种模糊的包含，就连性别、身份、后现代主义、性或书写这样看似最直接的术语的意义也是不确定的。我们都习惯于把词语看作是名称，仿佛它们为我们创造了简单完整的身份，仿佛这些名称和身份都能从事思考的工作一样。这就等于说，就批判性思维而言——或权且称之为思维——传统上理解的词汇，及其批注和利落的语义包裹等机制，现在都不适用了，恰恰因为传统上理解的词汇的量已经被简化、压缩，并通过这样一个错位的观念运作，即思想可以被归结为一个词。就一些思想或观念的组合而言，词汇或字典式的定义毫无用处，面对持续的张力、流动和凝结的矛盾以及语言本身，这种定义已不再发挥作用了。

需要考虑的另一点是，一个孤立的词的意义（但这种情况不会真的发生；即便你在页面上或屏幕上只看到孤零零的一个词，你还是想要为其提供语境或定义，你还是要为这个孤零零的词提供你所学到的复杂的语言、语义和概念的网络）看起来毫无问题，但围绕和通过这个术语表达的思想却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理解的，即便没有别的原因的话，这些思想也常常期待读者去检验来自相当不同视角的价值和信仰。这可能就是促成文章模糊或混乱的原因——这也成了人们抨击所谓的文学理论的理由，尽管往往没有正当的理由或认真阅读的迹象，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对读者的视角和理解予以重新引导的思想是无法简约的复杂；真正的理解，如果真的能实现的话，也只能通过对透明性的抵制才能实现。即便有的话，也只有极少数作家或批评家写作不是为了让人理解的。但所说的理解往往涉及读者的耐心和专注——作为调整方向的重读——而不是被动的消费。读者必须对文本的复杂性持开放的态度。她或他必须愿意回到文本上来，并认识到语言

以及语言表达的思想如果要具有任何持久的价值的话，就不必是透明的或一看就懂的。一看就懂的文本能是什么样的文本啊？这样的文本存在吗？没有瞬间就能读懂的东西——即便只包含一个单一形象的、只有最小限度的词语或图表的广告画——如果没有高度复杂的解码过程的话，也不是一下子就能看懂的。

有些人所说的可接近性也同样有简化和简约的危险。以此为目的的作家会极力摧残思想，低三下四地以为她或他懂得读者。我怎么能知道谁读这本书呢？即便出版者告诉我这本书是针对特殊的读者群的，我又怎么能从一开始就认定我了解每一个读者或她或他所掌握的知识呢？（甚至不可能假设有一个被称作“读者”的实体。）这是不可能的；关于批评语言也即“文学理论的语言”的各种人造危机已经流传开来，并将继续流传，它们往往都是围绕这种可接近性的，以“为绝大多数人说话”为由的。本书不想把“简明表达”神秘化，拒不相信最小公分母这类神话。相反，本书提倡以任何方式开放地自愿地参与，且不论接受情况如何，也不论会有什么样的读者。如果本书的市场目标是高等教育这样的特殊语境，那就的确存在着一个信任的问题，这种信任也将变成一种信念，即不管本书的读者是谁，都必将具有构成本书的那种精神。无论教育指的是什么，都不能存有类似于匆忙的新闻所具有的直接性、透明性或可接近性的幻想，这种幻想所付出的代价是思考。本书把一切赌注都压在了对思考的信念和思考的开放性上，而这始终是思考的差异；不仅是思考和非思考（假设或偏见）之间的差异，而是一种不同的思考，一种差异的思考。

关于本书

本书讨论的术语、概念或主题通用于全书，见于我的评论和其他引语中。这些参照太多，而且有太多的相关联想，致使其难于揭示其表象背后的东西。但本书建议读者密切关注不同关键词的用法，每逢遇到时都要重读其特定的词条。

在少数情况下，一个引语会在其他项下重复出现，以强调说明术语并不是孤立地用于某一场合或只具有特殊用法的。一个引语在一些地方的重复是因为这个引语使用了本书所讨论的若干关键词。

在每一组引语之后是三个直接向读者提出的深入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为某一单一目的提出来的；有些适用于个体研究和思考，有些更适于研讨班和小组讨论。这些问题没有、也不必假设它们有准确的答案。它们的提出只是为了有意打开思考的其他大门。在有些情况下，这些问题将让读者思考某一特定术语与本书中另一术语的关系。

在每一项之后，都提供了解释性和文献性注释，这是为外来的、古代的和词义模糊或罕见的词提供的。此外，注释将丰富与理论话语相关的话题，同时为哲学和其他术语提供概要的定义。当然，选择哪些词做注释是有危险的，但我试图解决那些挥之不去的问题，因为在讲座或讨论中学生们总是要求给这些词一个定义。专有名词出现的地方也大多做了注释。这是为批评家、哲学家和其他作家做的传记和文献式注释。坦白地说，这种注释绝不是全面的，也不应视其为全面。只有书后引用文献中没有提及的才在注释中说明全部的文献细节。

每一项下都有短小的文献索引，为读者提供与所论术语相关的意义“落脚点”。文献细节都是全面的，且不论它们是否已被引用。

致谢

借用埃德蒙·斯宾塞的比喻说法，本书中可能找不到诗章，但在写作和编辑的过程中，它已经留下了变化的全部印记，使其时不时地成为一个松松垮垮的怪物。我为此感谢艾米丽·加西亚在本书最初阶段提出的宝贵建议，删去了使其成为斯宾塞式怪物的那些多余的东西。露丝·罗宾斯和坎·沃麦科，以及英格兰、苏格兰和美国的批评和理论课上的学生们无意中促成了此书。说到学生，下面提到的几位在探究、知识追求和学习研究的劲头上可谓突出，因此特别感谢艾丽莎·费塞尔、乔纳生·霍尔、莱斯利·凯因斯和克里斯蒂娜·列昂，感谢他们阅读了本书的几个初稿，对（我自己的和书中固有的）模糊含混的概念提出了批评和质疑。

目录

Contents

序005 | 关于本书008 | 致谢009

卑贱 (ABJECTION)001

美学 (AESTHETICS)008

他性 (ALTERITY)017

绝境 (APORIA)024

狂欢 / 狂欢化 (CARNIVAL/CARNIVALESQUE)032

阶级 (CLASS)040

文化 (CULTURE)047

解构 (DECONSTRUCTION)055

欲望 (DESIRE)065

差异 / 延异 (DIFFERENCE/DIFFÉRENCE)074

话语 (DISCOURSE)084

事件 (EVENT)090

性别 (GENDER)095

霸权 (HEGEMONY)104

超现实 (HYPERREALITY)114

超文本 (HYPERTEXT)118

我 / 身份 (I/IDENTITY)122

意识形态 (IDEOLOGY)128

想象 - 象征 - 实在 (IMAGINARY-SYMBOLIC-REAL)	138
召唤 (INTERPELLATION)	147
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	153
循环重复 / 复述 (ITERABILITY/ITERATION)	157
享乐 (JOUISSANCE)	163
科拉 / 阴性空间 (KHŌRA/CHORA)	170
文学 (LITERATURE)	176
唯物主义 / 物质性 (MATERIALISM/MATERIALITY)	187
现代主义 (MODERNISM)	197
神话 / 学 (MYTH/OLOGY)	207
叙事 / 叙述 (NARRATIVE/NARRATION)	213
他者 (OTHER)	221
多元决定 (OVERDETERMINATION)	230
施为性 (PERFORMATIVITY)	237
后现代性 / 后现代主义 (POSTMODERNITY/POSTMODERNISM)	247
权力 (POWER)	256
同性恋研究 (QUEER)	262
种族 (RACE)	267
读者 / 阅读 (READER/READING)	277
性征 / 性差异 (SEXUALITY/SEXUAL DIFFERENCE)	287
拟像 / 仿真 (SIMULACRUM/SIMULATION)	295
主体 / 主体性 (SUBJECT/IVITY)	302
怪感 (UNCANNY)	312
无意识 (UNCONSCIOUS)	320
书写 (WRITING)	328
后记	333
引用的著作	346
人名索引	371

卑贱

ABJECTION

“卑贱”是茱莉亚·克里斯蒂娃^[1]使用的术语，用以破解精神分析学思想中的二元逻辑，^[2]在这种逻辑中，（欲望着的）主体和（被欲望的）客体常常体现为相互依赖的对立的一对。为了理解克里斯蒂娃的观点，有必要把“主体”和“客体”不仅看作相对的位置或一个逻辑模式的两半，也要将其视为自治和相互独立的完整实体。这一对中的每一项都有其自足的具有限定性边界的意义。这些边界是心理界限，在克里斯蒂娃文本的精神分析学框架内部，自我借助这些边界将自身与**他者**区别开来。实际上，还有一种方法可以用来理解主客体的二位一体，即已经提到的“自我 / 他者”。克里斯蒂娃说，卑贱“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相反，它“通过把我拖到意义坍塌的地方”而与自我作对。主客体结构使逻辑意义成为可能，而卑贱则导致一种否则就是可以理解的神秘的恐怖效果，即威胁着主体 / 客体和自我 / 他者这两组二元对立的逻辑确定性。因此，卑贱是跨越自我之精神界限的一个滑移过程或心理体验，并在这个过程中部分抹掉了限定自我的心理界限。最重要的是，卑贱是被禁止的欲望和观念的流动场所，对这些欲望和观念的根本排除奠定了主体文化决定的基础。这样来理解卑贱化的过程，如克里斯蒂娃所清楚指出的，我们就能看到，威胁自我的东西不单是必然外在于自我的东西，而恰恰出现于主体或是从主体性内部迸发出来的东西。

那么，以卑贱为开端，从这个术语可以清楚地得知，在人的身

体的心理结构与抵抗但又以某种方式从属于身体的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亲密关系。在文学或电影形式中，这种抵抗和拒绝不需要直义的表达；但可以形象地表达，如用一具尸体，一个呕吐的人物，或呕吐的比喻，来象征卑贱，给出外在于自我和非自我但又引起往往激烈的肠胃反应的一个确定形式。实际上，在任何叙事再现中看到怪异和令人生厌的东西就等于目睹已经融入我的精神之中的东西的外化，但它又不可挽回地属于我的“自我”。如关于二元对立的破解以及伴随而来的稳定语义价值的消解的讨论所明示的，这里需要理解的是一种运动的结构关系，不管那令我卑贱的东西实际上外在于我，还是已经融于我之中，不管它在我身体之内还是在心理之内。这是结构关系，因为我对某物做出反应，尽管它不是我，但却引起了我的回应，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在给“卑贱”这个术语定义时描写道：

厌恶，拒绝；厌恶自己，拒绝自己。使卑贱（ab-jecting）。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1982：13）

克里斯蒂娃的简短评论，尤其是加了破折号的动名词 **ab-jecting** 清楚地表明，我这里所说的绝不单纯是主体－客体的关系，尚且不是静止的结构模式，而是限定结构之结构性的一个过程或运动。这是通过这个特殊的动名词以及整个引语中动名词的功能来表达的。卑贱必须在进程中才能为人所感觉。因此，与其说将其理解为一个时间的概念，倒不如将其理解为作为运动的概念，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作为卑贱之本质属性的去稳定性的方面的话。这将有助于说明使一个人感到卑贱的东西却不一定令其他人产生同感。

卑贱威胁生命……尽管主体要排除卑贱，但必须要容忍卑贱，

那既有破坏生命之危险又有助于限定生命的东西……能够以各种方法体验卑贱——一个与身体的生理功能相关，另一个则内嵌于象征的（宗教的）经济之中。（芭芭拉·克里德 [Barbara Creed]，1993：9）

非常清楚的是，卑贱威胁并创造一种强烈的无方向感。此外，如芭芭拉·克里德所解释的，卑贱不能被简约为任何特定的经验类型。卑贱可能在任何地方、任何场所发生，它的本质就在于，当它如此亲密地与我们自己的身份，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社会的还是私下的，个人的还是民族的身份相关时，它那躁动不安的力量恰恰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不管我们的某一部分多么的卑贱，从根本上说，它都不可能是我们认为正常的或健康的身份因素。因此，我们所拒绝的，或我们所反感的，不管是什么，都隶属于存在。

卑贱内部隐约浮出存在的那些狂暴的邪恶的叛逆之一，把矛头指向一种威胁，这种威胁似乎产生于一个过度的外部或内部，被逐出可能的、可忍耐的、可思考的范围之外。它就在那里，非常接近，但就是不能被同化。……就像无法回避的不知疲倦的回飞镖，一个召唤和拒绝的漩涡把被它所困扰的人放在自己的身边。（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1982：1）

卑贱显然是过度的；作为一种心理状态，它或是对某种物质的回应，或是对某种心理的回应，而且能够产生身体的或物质的效应。这就是它的过度性；从前面的评述中，我们想要提出这样的见解，即卑贱只能通过其效应来界定。在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描写她对奶皮的反应中，我们看到了这个问题。你和我可能都没有对这一特殊现象的反应，然而，通过克里斯蒂娃描写的生理和心理反应，我们理解了卑贱的感觉。同样重要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即克里斯蒂娃

清楚地阐明了卑贱与自我的关系，在下面一段话中把引号中的第一人称代词悬置起来暗示了这一点。问题并不在于她重述了一个特殊经历，尽管这是她论述的起点，而在于那个“我”，主体的“我”，对牛奶的非意愿性反应扰乱了它假定的稳定身份。

厌恶一种食物，一件污物、垃圾或粪便。痉挛或呕吐保护了我。那种反感，那种恶心，把我抛到一边，远离污物、污水、粪便……厌食也许是最基本的最古老的卑贱形式。当眼睛看到或嘴唇碰到奶皮时，……我感到难以忍受，再往下，是胃部痉挛、肚子……随着视力昏花的眩晕，**恶心**令我回避那奶油……“我”不想要那东西……“我”不想消化它，“我”排斥它。但由于食物并不是“我”的“他者”……我排斥**我自己**，我把**自己**吐出来，在“我”宣布确立自身地位的同一个行为中我使**自己**卑贱起来。（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1982：2—3）

然而，必须承认和反复强调的是，在克里斯蒂娃的评论和麦克阿菲的评论之间是那个既不是牛奶也不是任何特定物质的客体。主体摆脱的是自身之一部分但又不是自身的某物，因而在这个“使卑贱”的过程中力图重新确定自我的边界。

卑贱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在自我与他者世界中的立足点瓦解了。卑贱是濒于边界、向精神错乱趋近的症状，在这里，我模糊了但却尚未……在焦虑或卑贱中——通过这种压倒一切的病症——不可能再对存在加以区别了。（诺埃尔·麦克阿菲 [Noëlle McAfee]，1993：120）

不妨重复一遍：卑贱，或克里斯蒂娃上面所说的“使卑贱”，为

一种心理障碍命名，导致一种身体的、生理的、心理的回应，由于主体经验的极端性和残暴性，这种回应为主体维持自我身份的过程中打破了主体的身份感。“我”尽力维护自己，维护我的身份，我的生活。卑贱使我极为清楚地认识到了我的自我；被理解为固定意义的那个身份不过是精神促成的一种幻觉；实际上，自我不过是一个虚构，是威胁地组合成的一系列叙事，始终有被抹除边界、消解其假定的主权或自治性的危险。

卑贱，尽管与早期的部分经验密切相关，必须予以拒绝，这样自我才能确立其统一主体性的边界：突然被认定为对（民族）身份构成威胁的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对直接物质环境的某些方面的这种拒绝（卑贱），无论是对个人的身体还是对身体政治，都是确立主体身份的行为，但这种行为也把那个身份确定为一种禁忌，即缺乏早期的身体连续。因此，这个主体自我始终受到卑贱之可能回归的搅扰，卑贱是其前主体经验的组成部分……卑贱与自我（民族或个人）主张的统一和认识相矛盾，但这个矛盾如此之深恰恰是由于它从主体努力要确证这样一种主张的姿态中浮出。……卑贱模糊了自我与他者之间通常清晰的空间……卑贱似乎扰乱了意义的可能性。……自我使之卑贱的最难以逃脱和被拒绝的东西：提醒人们身体的物质依赖和必需。（诺玛·克莱尔·莫陆琪 [Norma Claire Moruzzi]，1993：144—145）

解释性和文献性注释

- [1] Julia Kristeva, (b. 1941):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 (1980); *Powers of Horror: An Essay on Abjection* (1982);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1984).
- [2] 读者将发现本书时而提及二元、二元主义和二元对立。虽然“二元对立”始终作用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思想史中，但这个短语却只在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受到重视（*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rev. edn, Introduction by Jonathan Culler, ed. Charles Bally and Albert Sechehaye, with Albert Reidlinger, trans. Wade Baskin [London: Fontana/Collins, 1981]）。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对结构主义批评家产生重要影响）强调符号的结构性。符号有两个因素，能指（词）和所指（客体，再现或意指的物或观念）。能指并不代表它们所表示的物；语言是任意的，我们通过一致的意见而获取意义，而不是以我们希望意指的方式创造词语。因此，任何词语都不具有固有的意义：我们认识 cat 这个词，绝不是因为这个词与它所命名的动物相像，而是因为它不是 bat，也不是 hat，更不是 cut。此外，能指只在关系中具有某一特殊意义或一系列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只根据结构—语义环境懂得一个词的意思。重要的是，许多意义是在与它们所不是的意义的比较之下得以理解的：我们懂得白天的意思，是因为白天不是黑夜，缺场和在场不是绝对值或概念，只能在相互关系中得到理解才能确定或可以确定；好的之所以是好的，因为它不是坏的。这些成对的观念就是所谓的二元对立，这种结构上的对立不简单作用于语义层面，也控制人类的思维活动（见：他性，文化，解构，差异/延异，性别，物质主义/物质性，他者，种族，性征，主体性，怪感等词条）。

深入思考的问题

1. 卑贱在哪些方面与怪感（uncanny）相关？
2. 卑贱是纯粹对自我的否定性决定或否定吗？能否将其视作他性的一种完形，即同一性内部的临时性差异或非同一性？